

和蔼亲切的程颖老师



程颖老师的笑容令我们每位学生心化，虽说程老师教的不是主课，但他对我们这一届五年制学生的影响之大却出乎估计。除了中一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印象深刻并引以为傲的制图课外，程老师教的生物课也令同学们兴趣盎然。此外程颖老师还是多才多艺，在京剧、绘画等方面也彼有造诣。程颖老师乐于参加各种校友活动，更让我们倍感亲切。

-朱慈勉

1班周增棠：程颖老师提问声东击西，虽然永远是一张笑眯眯的脸，但全班同学精神高度集中，没有一个敢思想开小差的。位育教育终身受益。

3班吴启迪：我们曾经是全国中学五年制的试点，初中上制图课是一项改革。小小年纪夹着制图板、丁字尺，我们感到挺自豪，还真有点新鲜感。制图课程老师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。

1班王凯：中一的时候，当我夹着图板和丁字尺得意洋洋地走在淮海路上，没想到会和机械图打一辈子交道…。

1班虞璇钰：60年进入中学刚报到，还没正式开学，班主任程颖老师就到我家来了。这是我中学阶段中来家访的第一位老师。程老师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胖笃笃的，有点像我的父亲，虽然笑眯眯，但是我感到有点敬畏。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，我到浦东阿姨家去拿制图板和丁字尺。在延安东路外滩摆渡到陆家嘴上岸后，就朝着浦东大道走去。没走多远后面有人从我身后超过，觉得背影有点眼熟，“咦，程老师。”我不由自住地叫出了声。程老师也看见了我，他问我去哪儿，干什么。我却不敢问老师去哪儿。于是，程老师放慢了脚步，我们一起赶路。一路上，程老师和我聊起了家常，问了小学的情况，平时喜欢什么等等。到了阿姨家呆了不一会儿，我就带了两个表妹去电影院玩。…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浦东工人俱乐部（现在的浦东新区管委会地址）去玩。那天一进大门，就传来阵阵锣鼓、胡琴声，好像哪儿在演戏呀，顺着声音，我们找到楼下一间活动室，开着门，大约有半屋子的人围站着。我们人矮看不见，又钻不进去，赶紧拖过旁边的长椅子，三个人一起站了上去，朝里一看，有几个人坐着有敲锣、打鼓、拉琴的，一个人站着正扯着嗓子唱戏，一个字也听不懂。我定睛一看，差点叫出声，“啊！程老师！”我悄悄告诉表妹，他是我的新老师，她们俩不相信。程老师唱的好像是大花脸。程老师会唱京戏这个秘密我谁都没告诉。自此，我觉得程老师很亲切。…正式上课了，程老师教我们工程制图，我很喜欢这门课，程老师教的工程制图基本知识溶进了我一生的事业中，从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到现在整整三十五年，从来没有离开过铅笔、尺和圆规，只要提起制图，就会想起程老师和程老师唱京戏。谢谢您，程老师！



4班乐宜：我怀着好奇的心理，参加了生物小组。周末下午我们五、六个生物小组的同学来到红楼老师的实验室，不太亮堂的屋子里放了许多瓶瓶罐罐。老师说生物小组的任务是用营养液培植小麦，太有意思了，从那天起我们…把麦粒均匀地铺在盘子里，倒入营养液。麦粒静静地躺在“水”里，我们则期待着…。下个周末，我们走进实验室，麦粒长出了小芽，我们更换了营养液。以后，小芽变成了小苗，嫩绿色的小苗十分可爱，我们把小苗移到襄阳南路学校的实验地。…。以后老师根据不同的生长期调整营养液的配方，在我们的呵护下，麦苗渐渐长高长壮，颜色也从嫩绿变成深绿。我们看着它们开始抽穗、长出麦芒，又粗又壮长得十分喜人。…。小麦就要成熟了，有一天我们走进小院，三盆小麦被咬的参差不齐，只剩下三两个麦穗。大惊后，看到院子有一只小白羊在“哞、哞”地叫，一定是它吃了我们的小麦。我们伤心地离开了小院，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。



程颖老师1989年画赠朱慈勉四幅国画作品

追忆中一时的机械制图课程和程颖先生

65 届中五(1)班 潘重

一九六零年我们考入位育中学（当时更名为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）五年一贯制试点班，成为中学一年级学生。

入学后最让人兴奋的是我们一年级竟然开设有机械制图课程。这门课通常为工程类专科以上学生开设，现在摆到了我们初中一年级学生的面前，甚为罕见。据说当时有一种教改理论，认为机械制图能直接培养人的立体概念，从小接受训练，以后可以更好地理解三角和几何学。我当时年纪小，不懂得什么是三角、几何。只是凭着一股子劲的爱好，一下子对这机械制图着了迷。

按照老师的要求，我妈妈陪我去文具店买了一块 3 号制图板、配了一把 48 厘米的丁字尺、一把小圆规、一付小三角板、一块不锈钢擦图片、还有几种铅笔，等等。

我们的任课老师是程颖先生。他从教我们削铅笔的正确姿势开始，教我们如何画线，如何写仿宋体。我本来钢笔字写得很差，自己都看不过去，没想到按照程先生教的方法写仿宋体，写得倒也蛮好看。有一次程先生还把我写的字贴出来大家欣赏，更让我增添了几分自信。

机械制图的基础部分是画法几何：三视图练习。需要掌握投影概念，需要有空间概念。程颖先生耐心地教我们这群小孩子们正确判定实线、虚线、点划线……，真是煞费苦心呵！画法几何在我们大学里被称之为‘头痛几何’，有一些同学空间想象力强些，会觉得不难，而另一些同学一时里‘顿悟’不出那个三维图像来，可时常有些抓瞎。我看来是属于前者，所以学起来是滋滋有味乐陶陶。也许就在那时候，在我 13 岁的潜意识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：认为自己未来的工作定位一定要和机械制图有关；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，我们这一届学生最终报考工程类大学的人数也最多。程颖先生的中学一年级的制图课看来熏陶出了一大批制造业工程师。

实际上，在我的工作生涯中，工程画确实伴随了我前半生。在南化公司化机厂研究所期间，我的设计图纸不但以正确、清晰、漂亮为用户及同事们所公认，而且出图速度也出奇的快——通常都要比定额时间快好几倍！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超额奖励之类，但那些年里，在精神上我得到过极大的自我满足，我满足于我有一手绝活——一门从初一就开始接受训练的出类拔萃的工程制图的漂亮手艺。

今天我已经不再画图了，那些我工作期间所使用的质量上乘的规、尺、仪器也不随身了，但我至今还保留着我 13 岁那年买的那几样陈旧的小宝贝：我的小图板、木头做的小丁字尺、小圆规、小三角板、小擦图片、还有那只当年装着许多铅笔、铅笔芯和图钉的小盒子；以及给程先生贴出来过的仿宋字作业和当年我们所用的全部教材。几十年来，我天南海北地搬迁过几十次家，就是舍不得把它们丢弃——它们曾经帮助过一个孩子圆了他当上工程师的梦。

中学一年级就上机械制图课，的确是一个好主意！如果有条件，建议今天的学校也能开设这一门课程，可以是选修课，也可以结合电脑绘制搞成一门趣味课。让我们的初中学生从小就学会空间想象，并且热爱制造业。

40年前的谜——一件难忘的小事

中一(6)班、中五(1)班 娄溥惠

应该是中一升中二的暑期期末考试的时候。

明天是代数大考，只剩最后一门了。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，心里痒痒的，自以为代数考试没什么大问题，下午就约了同学徐广达一起去捉知了。

我们来到汾阳路，靖江路原普希金铜像那一带。40年前那儿很美丽，安静而冷清。高大茂盛的树木从一排排两米多高的围墙里伸展出来，树枝上停着一个个美丽的知了，振翅高唱。我身手敏捷，又比同学徐广达个子高，所以爬上了围墙，对准一个知了用手猛抓了过去，好！逮住了。我回头高兴地向下准备把战利品交给徐广达同学，可一回头，我顿时惊呆了！我的班主任一程颖老师，他居然站在徐广达同学身后，背叉着手，仰着头，方方的脸上驾着宽宽黑框眼镜，笑咪咪的看着我！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，一松手，知了吱的一声飞向了那辽阔的天空！我也记不清是怎样从墙上翻滚下来的，只隐约记得程颖老师说当心点，别摔下了！下地后，默默等待他的严厉批评吧，可他只说了一声你们自以为代数都复习好了吗？以后是怎样慌不择路地逃回家，怎样提心吊胆地担心告诉家长而要挨板子都不记得了，可居然，程颖老师对我们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！

40多年过去了，我现在仍然能清晰地记得班主任程颖老师那背叉着手，仰着脸，站在同学徐广达身后，笑咪咪地看着我的神情！进五十一中学，他应该是我们中三(6)班的首届班主任了吧！至少可以说，进五十一中学，他应该是我的中学启蒙老师了。但我至今也不知道，他那天怎么会突然站在同学徐广达的身后的！明明我爬墙时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同学徐广达，连老师站在他身后也居然浑然不知，真是一个谜啊！如果，程颖老师还依稀记得此事，能给我把这40多年前的迷雾解开吗？

怀念你，程颖老师！